

慈禧御苑外史

德龄著

Old Buddha

顾秋心

范之俐译

邓伟霖

清史别丛·德龄公主文集

出版传媒集团

清史别丛·德龄公主文集



德龄 著

顾秋心

范之俐 译

邓伟霖

慈禧御苑外史

Old Buddha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慈禧御苑外史/(美)德龄著;顾秋心等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0

(清史别丛·德龄公主文集)

ISBN 7-5343-7018-3

I. 慈...

II. ①德...②顾...

III. 西太后(1835~1908)—生平事迹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9339 号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 名 慈禧御苑外史

作 者 德龄

译 者 顾秋心 范之俐 邓伟霖

责任编辑 马兰峥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岭村 电话 010-80366605

开 本 965×635 毫米 1/16

印 张 16.5 插页 2

字 数 172 000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定 价 21.80 元

发行热线 010-88876731

编辑热线 010-88876730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德龄(1886—1944),满洲汉军正白旗人,原籍珠海市香山县南屏村,父亲裕庚是清末三品外交使臣,后任太仆寺卿,母亲法国人。1895年其父裕庚出使日本,德龄与家人随父前往日本。1899年,裕庚出使法国,德龄又随父在法国居住四年。1903年随父回国后,德龄担任慈禧御前英、法等文的翻译工作,1905年3月,其父裕庚在上海病重,德龄正式出官。1907年德龄与美国人撒迪厄斯·怀特结婚,后移居美国。

两年的宫廷生活使德龄对宫中情况非常熟悉,在美国,德龄以英文写作了大量与“清宫”相关的作品。她的作品中既有真实的历史写照,也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既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又具有一定的文学性。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详细介绍了慈禧一生中的重大事件。慈禧本与初恋情人荣禄情投意合,然而,一道选妃圣旨改变了他们的终生命运:两人从此只能以君臣相称。慈禧的美貌深深吸引了咸丰,而同治的诞生更是加固了她在宫中的地位。咸丰驾崩,小皇帝登基,慈禧以太后的身份登上了最高权力的顶峰,一双纤纤玉手开始掌控一个帝国的命运。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逃亡西安,书中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一一描述,并穿插描写了李莲英、荣禄、光绪帝、慈安、溥仪以及围绕慈禧周围的宫女太监,力求多方面刻画慈禧的形象,突出她的性格特征。

德龄公主

对广大读者来说，德龄公主是大家很熟悉的作家，无需再作介绍，因为她的著作《清宫二年记》在 1911 年首次出版后就引起了轰动。

我第一次见到德龄公主是在 1927 年 9 月 11 日，在中国的天津。

我为能认识德龄而感到荣幸，而且我真诚地希望能成为她的朋友。

我读过《老佛爷》（即本书——编者注）一书的手稿，并且很喜欢。

但是奇怪得很，当我读完后，想用言语来赞美德龄公主的这本近作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在想的却不是《老佛爷》，而是别的。

当我闭起眼睛，我的思路就回到了过去一个使人难忘的下午。那时候，我和德龄及一些朋友们一同去游览颐和园，登西山。第二天我就要同她一起进紫禁城：那是满族圣地中最重要的部分，即使到今天，也没有几个外国人能进去。虽然我也很喜欢去参观一下紫禁城，并意识到这是我的特殊权利，但是那次参观给我留下的印象却远不如游老佛爷最喜欢的住所颐和园时留下的印象那么深刻。颐和园是一个由许多建筑物构成的大型皇家园林，几乎覆盖了整个人工山。山在一个人工湖边，那是老佛爷很喜爱的一个湖。颐和园是东方风景区之一。有一次，在与德龄公主相识之前，

我游览了这个著名的皇家园林。可是当我离开那里以后，感到思想一片混乱，简直想不起来我看到了哪些东西。看到的太多了，而另一方面却又觉得是空的，好像是被盗墓者偷盗过的陵墓。

可是这第二次游览和上一次是多么地不同啊！

颐和园里的每一座建筑、每一个庭院、每一条曲径、每一块鹅卵石，几乎都有一个故事告诉公主，而她又把这些故事讲给我听。她为我把活的、有气息的人物装进了颐和园，使它不再成为空虚的鬼魂或影子。就像她描写的老佛爷，也是一个非常逼真的人物形象。我想去游逛，寻觅一下那深藏的幽谷，同时也想听听官眷们有克制的笑声以及太监们那种像女人一样的尖嗓音。最后，我擦擦眼睛，确信我并没有真的看到那些穿着富贵华丽的旗袍的官眷。

“这里，”公主说，“是老佛爷接见她的大臣的大殿，那些大臣来到后就跪在她面前诚惶诚恐地叩头……”

公主把上朝的情景描绘得如此逼真，我仿佛看到那些大臣们叩头、弯腰，就像在神龛面前虔诚地做礼拜的信徒。

“这条鹅卵石路上的斑痕是1900年外国军队炮车的轮子轧出来的……”我听着，似乎清楚地听到了隆隆的炮声和炮手们的喊声、咒骂声。

“这栋房子是我进宫以后的居所。这是颐和园中唯一的二层楼建筑。老佛爷就住在湖的那一角，我经常在雾天的早晨到那里去叫醒她……”

我们匆匆地走过这房子，看到里面住满了穿军装的苦力。他们睡在地板上，那上面曾留有皇族的足迹！

“这是牡丹山……”

现在已经损坏了，因为中国不再注意照料它了。

“这是著名的长廊！有一次，我患了严重的思乡病，就坐在这里哭，就是这地方！我想我真像个婴儿，而且肯定我一点也不喜欢宫廷生活。”

我似乎看到她在那里，仅仅是个普通的孩子，真如她说的。我不认识她，但我相信，现在我身旁的摩登女子一定和她很相像。

在长廊的末端，有一个门通到著名的石舫，那是大理石雕成的。在跨出门槛之前，公主突然停下来，大笑。这不是一种快乐的笑，而是当一个人受了严重创伤、又不愿在生人面前表现痛苦时发出的笑。有一张棕色的纸贴在门边的木柱上，上面有些中国字，这对我来说当然是莫名其妙。

但是公主是明白的！

“这是一张广告，”她解释道，“宣传在旁边那个门里出售高质量的啤酒、三明治和茶！”

过去，这是个神圣的地方。就在这根柱子的上部，有老佛爷玉玺的印记。而现在，这里挂满了蜘蛛网，下面还贴了这样一张褻渎的广告。试想，要是老佛爷回到这里来看一眼，她会怎样！反过来，如果外国人有机会到皇家园林里来，那我可以毫不怀疑地说，他们对地面上的鹅卵石都会看得像饰物一样珍贵！

然后，我们到石舫上品茶。

接着，我们来到游艇停泊场，这是一般旅游者很少来的地方。这里，鸽子在屋檐下不停地咕咕叫着。老佛爷的一艘抛了锚的大游艇在水面上摇晃着，它已经摇晃了二十年了，甲板长期地受到水的冲刷；而另外一艘大游艇则下沉得几乎看不见了，它像一座死寂的坟墓。

很久以前，德龄曾乘着这些船在湖上游玩。

游艇停泊场管钥匙的老人认识她，所以准许我们在里面随意漫游。

这不是一个快乐的场所。我想，这象征着中国。

鸽子还是在屋檐下不停地咕咕叫。

然后，我们回到北京，现代化的北京，共和国的北京。在这里，德龄将以贵宾的身份到一个著名的大饭店参加一个豪华的宴会。

这位过去曾经是，而现在又当了一下午宫廷女侍官的女人，此刻正以一个受到全北京人尊敬的摩登女子的形象出现在这个大饭店里。穿着盛装的中外人士都站起来向她致敬。

这是一次成功的、令人满意的旅行。德龄即将离开中国到美国去，而且是这样地匆忙。

但是我特别不喜欢那次宴会。

我正在想着很久以前，在老佛爷时期的一位小姑娘，一位宫廷小女侍官，她坐在那著名的长廊的影子下面，因为孤独而哭泣！

回忆起所有这一切，想起她为我把人物放进紫禁城和颐和园，就不得不使我产生这样的信念：只有她才真正适宜于来完成目前她所完成的这一工作。

阿瑟·杰·伯克斯
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1928年4月

一点说明

慈禧太后被称为“老佛爷”，围绕着她所编写的许多故事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的茶馆里广为流传。人们聚集在一起闲聊着这些故事，而实际上，这些人对慈禧太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我非常担忧，因为像这样一些荒诞的故事竟被当做是真实的历史，而这些故事的作者竟被看做是老佛爷统治时期的中国历史的学术权威。

我作为慈禧太后宠幸的侍官差不多有两年之久。我并不是以此吹嘘自己，而只是试图表明我有权来写这样一本书。在许多场合，老佛爷都把我看做她的亲信。这本书中的事实都是她亲自告诉我的，我只是把它们组织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

有些恶意中伤的人说：安德海和李莲英都不是真正的太监，老佛爷和他们有暧昧关系，并且和安德海生了一个儿子。我可以毫不犹豫地，一个假太监想躲过官廷的检查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太监进官前都要经过严格的入官检验，作假根本不可能。这个所谓安德海和老佛爷的儿子，我也认识。即使是官中的人，除非被特许进入老佛爷最机密的内官，否则，对她也只能是一无所知。所以官廷中的传说正像茶馆中的闲谈一样不可靠。中国人一向善于创造许多离奇的故事，特别是关于一些有地位的人的故事。

本书中涉及的许多人我都认识，并且和他们交谈过，像康有为、李莲英、荣禄、袁世凯、光绪、皇后（在老佛爷死后被称为隆裕皇后）、端王、同治的四个妃子（我曾在紫禁城中她们的住所里拜访过

她们)、孩提时代的溥仪、珍妃的姐姐、张德、恭亲王以及老佛爷。在1903年至1905年间在官中活着的每一个重要人物,我都认识,而我特别熟悉并且喜欢的就是光绪。

我一生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我未能去劝说老佛爷进行许多必需的改革;我是有可能做到的,因为老佛爷是很愿意听我的意见的。

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别的作者由于与老佛爷太疏远,因而不仅不能给予她一个公正的评价,就连关于她的真实情况都说不清楚;而我却与老佛爷相处太密切了,尽管我竭力试图不让自己太明显地进入故事中去。

我想把本书写成类似人物传记的形式,由基于回忆(或者是传闻)的故事组成,所以我考虑尽可能少用日期,并把故事写清楚,不加任何注解。

当我们说“同治”这个名字的时候,是指他统治时期的年号,而不是指他个人或家族的姓名。对光绪也是这样。宣统是溥仪的年号,溥仪实际上并没有当过真正有统治权的皇帝。

在讲到荣禄与老佛爷间爱情问题的时候,我严格尊重事实,力图写成既合乎人情,又清楚、有趣的纪事文学。

我由衷地希望我能达到我预期的效果。

德龄

1928年3月1日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目 录

德龄公主	(1)
一点说明	(5)
一、在一个满洲花园里	(1)
二、穷鞋匠	(9)
三、咸丰选妃	(16)
四、圣旨	(23)
五、小太监	(28)
六、小小的手指	(33)
七、梅姑娘	(41)
八、两个女人	(47)
九、一切荣誉归于太子	(53)
十、皇家宴会	(58)
十一、热河避暑山庄	(65)
十二、丧礼进行曲	(73)
十三、冲出黑暗	(76)
十四、叛徒的下场	(83)
十五、肃顺的继任者	(88)
十六、婚礼	(93)
十七、同治	(98)
十八、帝王的舞台	(103)
十九、安德海的旅行	(107)
二十、新任总管太监	(118)
二十一、同治之死	(123)
二十二、加冕	(127)

二十三、不幸的婚姻	(133)
二十四、老佛爷引退	(136)
二十五、秃男子	(139)
二十六、光绪的政治舞台	(145)
二十七、政变	(153)
二十八、瀛台的囚徒	(158)
二十九、珍妃	(161)
三十、老佛爷的怨恨	(164)
三十一、皇太子	(171)
三十二、猛兽出笼	(174)
三十三、猛兽的咆哮	(178)
三十四、不祥的谣传	(184)
三十五、巨龙脱缰	(188)
三十六、老佛爷的逃亡	(194)
三十七、城市在燃烧	(201)
三十八、行进中的步兵	(204)
三十九、老佛爷归来	(208)
四十、一个孩子出世了	(214)
四十一、慈禧别有所思	(217)
四十二、登基前三年	(221)
四十三、光绪之死	(225)
四十四、不吉祥的类同	(230)
四十五、悲哀之路	(233)
四十六、加冕典礼——不祥的字眼	(237)
四十七、慈禧之死	(240)
四十八、不幸的宫廷	(244)
四十九、溥仪退位	(248)
五十、结束语	(250)

一、在一个满洲花园里

兰儿的家是一个平静、舒适的安乐窝。她父亲早就辞职了，带着将军的官衔、爵位和俸禄，闲散地消磨着岁月。他的烟斗整天不离嘴，除非在他睡觉的时候，才从他松弛的嘴唇掉下，滚过他宽大的胸脯，落到长袍的褶皱里。在这种时候，他的钟形帽可能微微斜倚在头上，帽上的红顶珠无目的地指向任意角度。他的妻子喜欢做针线活，因为她有一双天生的巧手，在这种时候，她总是微笑地看着他——这个陪伴着她度过了漫长岁月的男人。在那张宁静的脸上没有丝毫不安的神情，因为他们的生活是美好的。他们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即使是这两个女孩子，现在也正在客厅后面的小屋里专心学习古文呢。她们的老师是一个可爱的老人，体胖气短，和她们坐在一起。学生偶尔思想开小差，老师也不太在意，除非他意外地突然醒来，才会吃惊地发现姑娘们在偷懒。

兰儿是个有抱负的姑娘，她是一个梦想家。她的梦是如此地宏大，有时候连她自己都吃惊，所以她谁也不告诉，只是把它深深地埋在心底，偷偷地沉思冥想，渴望获得更多的知识来使自己的梦想成为现实，渴望将来什么时候她能摆脱传统习惯的束缚，窥测一下房门外面，甚至花园围墙外面的世界。这是一个幽静的花园，老园丁在这里用他勤劳的双手不慌不忙地侍弄着他心爱的花草，消磨着时光。

父亲懒洋洋地、半睡半醒地坐着抽烟，母亲勤快地缝着。另一

间屋里，老师正在打盹，两姐妹趴在书上，可是谁能相信她们中哪一个真正看到了那满书爬行的字，那像婴儿噩梦中看到的、像变化无穷的龙一样的字！这是春光明媚的季节。房门外面的花园里，正盛开着牡丹花、杜鹃花和木兰花。兰儿把一个指头放在嘴唇上，沉思地看着窗外。花园里，蜜蜂正在哼着醉人的催眠曲。无疑，老师正在打盹，父亲进入了梦乡，因为这是春天！兰儿朦胧中看到她的婢女小竹正穿过花园大踏步走来。她轻轻地穿过这寂静的花园，抬眼看了看兰儿，鬼鬼祟祟地把一个手指头放在嘴唇上，敏捷地左右张望一下，向她点点头，然后断然转身，快步走向花园的那一头，消失了。

兰儿是多么熟悉这个信号啊！她以前见过无数次了。

这信号告诉她：

“他刚从月形门进入花园！”

兰儿看看她妹妹。虽然妹妹只是轻轻一笑，却显示出不安的神色。妹妹担心地看看正在打盹儿的老师，身子又趴到前面盯着她的父母。妹妹几乎想摇摇头阻止兰儿，但她没有这样做，因为她很爱她这个胆大的姐姐。作为一个高贵的满族家庭的小女子，兰儿是够胆大的了。兰儿轻轻地、慢慢地，用惊恐的眼光看着老师，然后离开了自己的座位，溜向挑棚，并跳了出去。这一切做得一点声音都没有。她没有惊醒她的父亲，这时候他的烟斗已经静静地躺在他长袍的褶皱里了。她母亲抬头看了一下，并没有问她什么，因为，往常在这时候，兰儿也往往要到花园里去散一会儿步；特别是刚才小竹来到门口，由她陪伴着她可爱的小主人，更没有问题了。就这样，兰儿到了花园里。

这是一个很大的花园，里面盛开着各种鲜花：粉红色的牡丹娇艳得像婴儿嘴里的嫩肉；杜鹃花有白有红，好像它们的小脸因害羞而泛起了红晕；白色的木兰花纯洁得像基督教修女的脸蛋。自由组合的蜂群在花丛中嗡嗡地忙碌，它们吸吮着香甜的蜜汁，哼哼地

唱着歌，陶醉在春天的芳香中。沿花园的围墙种着各种大树，小径两侧是乔木或灌木。大树伸展，凉爽的树荫罩在大理石的桌子上和长凳上——这种石桌和石凳在一个上等的中国式花园里是必不可少的设施。在花园最远的角上，有一个小凉亭。阳光和阴影交织成的花纹在琉璃瓦屋顶上晃动。构成树荫的枝条似乎在用多叶的胳膊向人们召唤、示意，邀请他们从繁忙的工作中抽身到这里来享受一两小时的宁静和安逸。凉亭的背面对着墙，那里就是月形门。现在，门正紧闭着，并且上了锁。

万无一失！当兰儿迈着坚定的步子直奔凉亭的时候，她对自己轻轻地一笑。门确实关着，而且上了锁；但在那锁上有秘密——只有三个人知道的秘密。第一个人是小竹，她有一把钥匙。她爱她的女主人胜过任何一个有生命的东西，甚至胜过她自己的亲生孩子。第二个人就是兰儿，她的双脚此刻正带着她迅速走向那个人，那个知道月形门秘密的第三个人。当然，也可能有第四个人知道或猜到这个秘密。这可能的第四个人就是老园丁，但是他已经非常老，而且又聋又瞎，特别是，他也爱兰儿，没有得到兰儿的允许，他是不会说出秘密的。

兰儿用她两只漂亮的天足直奔凉亭。后面跑着忠心的女婢小竹，一步一步地踩着她的脚印前进；作为一位高贵小姐的侍女，小竹感到荣幸。到达凉亭，兰儿跨上台阶，进门又轻轻掩上门。小竹没有进凉亭，她非常聪明，再则，她爱兰儿胜过一切。她到凉亭附近的一个石凳上坐下了。脸朝着一个地方，那里和兰儿住所之间就隔着凉亭，这样，当有人从屋里往外看时，看到她，就会认为兰儿在凉亭后面玩呢，不会再想到别的事。兰儿对这个聪明伶俐的小竹无比地信任。兰儿走进凉亭，掩上身后的门。

在一张长桌上放着几本书，有的打开了，有的合着。从桌子后面的长凳上，站起来一位英俊的满洲青年。当他看到兰儿的时候，他的眼睛迸射出光芒。他觉得她无比的美貌又增添了新的娇媚：

她的纤手如此娇嫩，她的黑眉就像小黑鸟的翅膀，她漂亮的双脚正好从她淡紫色旗袍的下沿露出。穿着旗袍的兰儿正好与花园和凉亭的气氛协调，共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金边镶在旗袍的下缘，闪光的扣子像一串宝石项链，与她的像玉雕一样的脸蛋相映成趣。她有一个高高的额头。红丝线将她的头发扎出刘海儿，沿两条修眉的中心垂下。她关上门，像个立正的士兵一样，面对着这位正站起来迎接她、向她致意的满洲青年，她脸红了。

“荣禄，”她喃喃地喊着他的名字，“我又来了！”

他抓住了她的小手。两人的形象是：兰儿穿着淡紫色旗袍，荣禄穿着满洲步军统领的华丽制服——一对王族。他握着她的手，看着她的眼睛，从她涨红的脸蛋上看出了他最希望知道的意思。兰儿并没有拒绝他，这里只有他们两人。

这完全违反了传统规矩。任何一个满洲姑娘都不可以在没有同伴陪同的情况下和一个满洲男子相见，尤其不允许她私自去见他，让他握着她的手，用眼神向她的眼睛说话，讲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尽管这样，兰儿还是来了。而荣禄，高大、挺拔、豪放，此刻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但也不敢握得太紧，因为她的手指娇嫩得像花瓣），注视着两汪清水般的眼睛。因为从它们的深处，仿佛反映出世界上女性的全部智慧。

他们的手紧紧地握着。在这方面，他们还没有违反传统的规矩。满洲的青年男女可以用紧紧握手来表达爱慕之情，但到此为止，不能再超过一步。可是兰儿却是私下到这里来幽会的，她应得到的惩罚将不亚于她公开地向这个漂亮的步军统领表达爱情所得到的惩罚，所以当他带着温柔的情人的微笑将她拉到身边时，她并不拒绝。她无法拒绝荣禄，因为他是这样地温柔，总是用他的微笑来征服她的反抗。

他用整个胳膊搂着她。那是一双能驯服她的强壮的胳膊。

“你真美，兰儿，”他几乎是在耳语，“我爱你胜过爱任何人，甚

至我的妹妹和我的母亲。世界上再没有人能像你一样。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能成为皇后。世界上的伟人将把全世界的财富放到你的脚下，并将为了争得你秋波一瞥的荣幸而去战斗。你知不知道你是多么美丽，我是多么爱你。”

兰儿沉默了好久，凝视着他的眼睛，他微笑的嘴唇。这个勇敢青年不怕她父母的责备，蔑视旧礼教的约束，私下来到她的花园。她的嘴唇也在颤抖的微笑中开启了。

“我知道，”最后她轻轻地说，“因为我也爱你。”

他们又互相拥抱了。整个世界沉浸在寂静中。

凉亭外面传来了一些微小的声音。兰儿从荣禄身边后退。

“小竹给信号了，我必须走了。明天，怎样，荣禄？”

他点点头，极不情愿地放开了她。

“我一会儿就要去拜访你的父母，”他带着他特有的恬静的微笑说，“这回我将不从月形门走了。我有重要消息要告诉你父亲，你可以在挑棚那一侧的书房里听。我现在不告诉你，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这样少，我觉得除了告诉你我爱你之外，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对你说了。我永远爱你，兰儿，并且永远忠于你，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用她的指尖轻轻地擦了一下他的嘴唇。一个大胆的动作，因为没有一个是含蓄的满洲姑娘会主动向男人奉献爱抚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荣禄已经说了他爱她。她去了，走出了凉亭。荣禄从一个窗口看着她，直到房屋的墙角挡住了他的视线。不一会儿，他看到女婢小竹向月形门走来。门打开了。荣禄没有左顾右盼，坦然迅速地离开了凉亭。因为他知道，如果有被发现的危险，小竹是不会打开门锁的。他从花园穿墙出去，身后留下他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

他绕围墙走到将军的住所。用人进去通报，他以贵宾的身份被引进。他进去的时候，兰儿的父亲醒来了，他急忙从长袍褶缝中